

小說 佳作 曾達元

個人簡介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

一九九〇年生，不務正業獸醫師。北藝大文學跨域創作所就讀中。以《造神》、《獸醫師在忙什麼》？獲國藝會創作補助。

《圈養》

夜半，巴比的母親一如往常未敲房門，便直直在床邊坐下。她的手指在太陽穴轉圈，越揉那藥草味越發濃郁。巴比忍不住起身，將窗戶推到底。巷子的濕悶氣味，與母親的嘆息一樣沈重：「你阿媽講過，會做翁仔某是頂世人相欠債。」

即使母親嘴上如此埋怨父親，巴比仍記得當年，自己拿著滿是城裡學校的大學志願序，遞給他倆看時。父親喝下一罐啤酒，點點頭，吐出讓巴比窒息的菸氣。母親則是從綠色梳妝盒裡，拿出一疊現金，要他放到戶頭裡，並要他記住：「是你爸飼的豬，共你養大漢的。」

巴比當然知道母親的暗示，便下樓牽車，準備前往家中的豬場，確認父親的死活。他用力踩發機車引擎時，排氣管發出咳痰般的聲響。隔壁家那條灰色大狗，也傳來幾聲吠叫。

母親將手放在胸口，連喘好幾口氣，安全帽都還沒扣好，便急著跳上機車後座。她認為隔壁那條狗就應該放出去跑，關在家只會動不動跑出來嚇人，唸一唸，話題又繞回父親酒後的瘋態。

母親舌頭會開花，市場、廟前、巷子口，熟稔的親戚或陌生的鄰居，都能原地開講，主題都是：「她嫁得如何豬狗不如」。巴比曾和母親參加鄉里的進香團，婆媽們都期待母親演唱苦海女神龍與含淚挑恰恰，尤其雷夢娜的最後一聲怨嘆，更是讓整台遊覽車拍手叫好。

巴比決定整路戴上隱形耳機，播放只有自己才聽得到的音樂。這是他有記憶以來，便學會的技能。他不會忘記那個除夕夜，酒後的父親拍著桌，嫌棄飯菜太鹹，母親則吐出雞骨頭，要丈夫去跟他媽說。即使沒人攔阻，年幼的他也沒有跑回房間，只是在沙發上挺直著腰，兩眼盯著電視螢幕，聽著父母親為卡通人物配音。

沿著大水溝前去家裡的豬場，一路上的窟窿，讓巴比的胸口跟著上上下下，抵達自家豬場大門時，車燈忽然照見一隻蹲坐的烏豬母。巴比好不容易穩住龍頭，輪胎仍刮地發出刺耳尖叫。

那隻烏豬母只是稍微抬頭，眼皮半睜，嘴角上揚，神情輕蔑，沒有試圖移動的意思。巴比長按喇叭，豬母這才提起肥臀，蹣跚起粗蹄，穿過那敞開的伸縮式鐵門。

母親不管自家的母豬，只是跳下車，直衝豬牢旁用來休息用的矮房。巴比拍著手，吆喝那隻仍在廣場上遊蕩的豬，趕著牠回豬牢裡的夾欄。他按下電源開關，掛滿蜘蛛絲的燈管閃爍不停。他撿起掉在地上的細鐵絲，把那被肥臀撞壞的夾欄柵門暫時旋緊。他拍著豬母的屁股，嫌牠笨，逮到機會也不會跑。那頭豬只是僵直著身體，翹著屁股向著後方，本能地以為要被配種。

巴比叼著菸，讓煙氣刺激鼻腔。只要聞不到氣味，就好像能暫時抽離這個臭味四溢的豬場。他內心打臉自己，不是豬的錯，而是眼前矮房的窗戶裡，那兩道張牙舞爪的皮影。

有次父母親爭吵，鬧得雙方長輩都來到家中。矮小的巴比躲在窗簾後偷看，感覺那場調解會就像許多彩色的影子在晃動。母親摘下圍裙，放下一盤水果後，開始抱怨那只會用黃長壽配啤酒的男人。父親則是讓瓜子漫天飛舞，把花生米灑落一地。接著，親友們便開始仲裁，但所有人都知道這只是一場戲，各打五十大板，終究是勸和不勸離，相約到廟前的快炒店，點滿一桌好菜，便結束這場鬧劇。

但今日劇碼搬演到凌晨兩點，母親還不甘願下戲，從休息室衝了出來，一手抓著塑膠罐，對著坐在外頭不願加入戰局的兒子說：「你爸拄才食啥物保肝的藥仔時，敢若飲到這罐蠔仔水，倒佇眠床頂。」

「你有看到嗎？」

「應該是有……」

「應該？」

「你大學出業的，就去看覓。」

母親將塑膠罐塞到巴比的眼前，上頭有位褪色的農人比著大拇指，笑臉裂成一半。他翻過塑膠罐，看著爬滿髒污的標籤，跟母親的話一樣，讓人摸不著頭緒。

他倆前後走進休息室，父親仰躺在行軍床上，一手捧肚，一手垂下。巴比靠近父親的臉頰，看見上頭爬滿褐斑時，他忽然對自己從未好好看過父親的模樣而感到驚扭。忽然，父親張嘴，吐出像是老鼠死在豬糞裡的惡臭，接著發出如雷的鼾聲。

巴比回頭看了看母親，她早忙著將矮桌的啤酒罐逐一壓扁，邊講起隔壁村有人喝農藥的慘況。他繼續戴上耳機，內心播放音樂，拿起掃把整理一地的花生殼。他猜想這段時間，母親一定是在絮叨各種自縊手法，肯定足以拍上十集的台灣變色龍。

兩人放下父親，返回家後，母親一屁股陷在按摩椅上，又抹了幾下萬金油，在自己的太陽穴上揉圈。巴比記得當初堅持就讀城裡的大學，便是希望不要再聞到這些令人煩躁的氣味。但他仍逃不過母親每週捎來的問候。

「食飽未？」

「嗯，你呢？」

「早就食飽了，啊，袂記得食藥仔。」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無啥物啦，就胃懵懵，刺酸刺酸。」

「醫生怎麼說？」

「先生講我血壓傷懸，愛控制一下。我就佢伊講，歸工為厝內伊咧賣命飼豬，我佢朋友相招出去食一寡仔好料，『阿扁，錯了嗎！』」

巴比正要回房間，母親便喚兒子，從冰箱拿啤酒一起喝。巴比從樓梯上退了下來，緊握冰箱門把時，他望穿廚房通往儲藏室的木門，想著門後的鐵架上，也有罐相同的農藥，倒出來是和酒一樣是淡黃色的液體，一樣會浮上一層泡沫。他好奇著，那會是什麼味道。

大四的巴比，應徵上全校搶破頭的無薪實習，打電話告訴母親這個消息時，那端傳來一群婆媽喊著哈密瓜甜不甜的聲音：「恭喜養豬高材生，後擺恁你去日本迫迫，毋免飼豬，毋免看你爸起酒尚，生活過甲真爽。」

清脆拉環聲斷開巴比的思緒，一些念頭，隨著泡沫在空氣中消散。

母親握著啤酒罐，又喃喃自語：「有一工，我若無仔咧.....」要巴比記得她的綠色梳妝盒，藏著這家所有的財產，而戶頭密碼就在「你阿媽」的照片背面。

巴比大學畢業後，在城裡過了幾年被母親形容是「豬都過得比較好」的生活。有一天他的戶頭又莫名的長出了好幾個零，他打開通訊軟體正要詢問母親時，對話框傳來一張照片，歪斜而模糊的畫面裡，仍可辨認出是中醫的掛號櫃檯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舊症頭啦，飼豬人攏嘛腰痠背疼。」

「該退休了。」

「說到這，實在活欲予你爸氣死，伊才共後壁的檳榔園買落來，講欲飼閣較濟的豬，伊規氣佮伊的豬做伙睏。」

巴比明白，自己渾身的豬味是洗不掉的，便選擇再次擔任鬧劇中的配角以及頭號觀眾。

「好佳哉，你有你爸飼的豬。」母親的話語恍如巫術，使巴比僵直在沙發裡無法動彈。他慶幸著，手指還能點菸，好讓煙霧把眼前的一切都弄模糊。

*

回三樓的房間後，巴比將自己塞進那鑲嵌在整面牆裡的大衣櫃。他捧著在城裡才會穿的冬日大衣，埋住整臉，盡情地大叫。發現自己又下意識地敲著牆時，他縮起了肩膀，幸好住隔壁的沒有任何回音。

躲在櫃子裡讓巴比感到窒息，但聞不到味道，他才能夠聽得見別的聲音。

夜鷹發出劃破夜空的啼叫，巴比察覺隔壁那隻總愛回應鳥鳴的灰色大狗，此刻卻沒有任何聲息。他原以為是住隔壁的帶狗出去晃晃，但這時間也太不合常理，可想回自家的荒唐事，便又認為半夜遛狗也算是正常。

記得是幼稚園時，隔壁鄰居才住進這個社區。搬來的第一天，他們全家還特地按門鈴來打招呼。那一如往常酒醉的父親，熱絡地走到家門口和對方聊天。正為紙娃娃的新衣服著色的他，硬是被母親給喚出門。

巴比看見一名白皙皮膚的男孩，用著老師最愛的聲腔，介紹自己叫陳銓良。男孩壓了壓飛機頭的兩側，巴比注意到一邊還有幾條弧形刻線。銓良套著黑色西裝，手裡牽著一條灰毛幼犬，牠在男孩腳邊不斷繞轉。

巴比斜眼責怪母親，都是她在菜市場挑的汗衫太白，才讓自己的膚色看起來明顯黝黑。得知兩人是同歲數後，他們被雙方家長推著一起玩，說可以當好兄弟。

銓良家擺滿木製傢俱，散發森林般的神秘氣息。客廳的牆上掛滿獎狀，玻璃櫃子裡的獎座群，像高樓一樣錯落。巴比問銓良平常都玩什麼，沒等對方回答，就搶著說他都玩大富翁，挺著胸膛說自己很擅長賺大錢。

銓良帶巴比到自己的房間，他掀開一塊花布，按開電視機，兩人玩起賽車遊戲。銓良開賽就衝在最前方，很熟練地操縱角色，所有道具與寶石都被他囊括在背包裡，所有 NPC 都中了他的陷阱，距離漸漸拉大，就在要突破終點時，螢幕的顏色忽然散開。銓良用力地朝著電視的邊角敲打，畫面終於恢復正常，但沒過幾分鐘，角色竟全都靜止不動。銓良拔起遊戲機的卡帶，朝裡頭吹了幾下，遊戲仍然無法重新啟動，他用力地扯掉接線。

巴比看見斜射的陽光下，輕飄著狗毛與粉塵，氣味中有著難以說清楚的隔閡感。直到長大後才明白，兩人的確成為了「好兄弟」，陰陽兩極、相敬如賓即可的那種。

巴比嗅到淡淡的腥味，知道是家後方的肉攤，正準備開市。他看了看手錶，想起自己也該準備餵豬。他洗把臉，看著鏡中的魚尾紋與白頭髮，已抵達父母當年生下自己的年紀，所有爛事仍反覆搬演，而他卻不知道該如何喊停。

走下二樓時，巴比因樟腦丸的味道而搓了幾下鼻頭。他探頭望進父母的房間，那張雙人床多年來大多只有一人睡，母親固定睡在靠梳妝台的那側，床鋪因而稍稍傾斜。母親的鼻頭掛著老花眼鏡，發出輕輕的鼾聲。手機影片閃著彩光，照在那張蠟黃的臉上。

一樓餐桌上已擺著父親的便當盒。母親從小就讓他知道，碰上多荒唐的事，都得習以為常，飯照吃、豬照養，鬧得再激烈，她仍會如常準備「你爸」的三餐。

巴比拿起便當袋與鑰匙走到車庫，想著何不跨上機車，就這樣騎去遠方。他轉動鑰匙，按著發動鈕，引擎卻沒能啟動。他嘆口氣，走不了啊，跟豬一樣。他想了想房裡的遊戲主機與動漫模型，養豬讓他擁有與銓良一樣的房间，又有什麼好走的呢，又或者該走的不該是他。

巴比望著車庫牆邊上的盆栽，胡亂拔掉好幾片綠葉，恰好從隔牆看見那與自己同歲的鄰居，正坐在車庫裡的矮階上。

彼此都對上眼了，巴比便向銓良點點頭，他不知道那人有沒有看見自己的小失控，只想趕快離開，但反覆踏著踩發桿，引擎怎樣都動不起來。

銓良忽然站起身，拉開他家車庫的鐵門，伸手接過機車，轉了轉鑰匙，也只是重複一樣的動作。巴比聞到一陣陌生而熟悉的味道，白色吊嘎在銓良身上看起來像是名牌服飾，精實的手臂與小時候相比黑了許多，似乎有塊刺青藏在胸口裡，不知何時刺上去的。銓良留一頭長捲髮，感覺只是隨便弄弄便有雅痞的風格。巴比早看清自己與時尚沾不上邊，但還是摸了摸自己的三分頭。他也記得銓良家一直都很時髦，以前的中秋節還曾在車庫前，用美國影集裡才會出現的烤爐烤肉，還把生肉丟給那隻灰毛大狗。

想起那隻狗，巴比看向狗屋，裡頭空盪盪的：「你家的狗呢？」

鄰居還在踏著踩發桿，沒有聽到問題似的。

「欸。」巴比拍了拍對方的肩：「還好嗎？」

銓良停下了動作，喘了幾口氣，轉了轉機車的後照鏡：「.....走了。」

「不是，我是說.....」

「昨天走了啦。」銓良推倒了機車，掛在上頭的便當袋也咣啷墜地。他搔著蜷曲的頭髮，胸口快速起伏，隨後走回自家的車庫，踹了狗屋，甩門走進屋裡。

巴比將車扶起，拎起便當盒，打開了蓋子，破碎的蛋黃讓饅頭糊上一層黏稠汁液。他考慮回家重新裝一份。只是想想而已。他闔上蓋子，放回便當袋時，銓良家的外門又再度開啟，害他身體不禁抖了一下。

銓良將一台小野狼，牽到巴比家的門口，並將鑰匙塞到巴比的手中。

巴比狐疑地看著銓良，注意到那人的眼白有好幾塊紅斑：「中午就還你。」

銓良揮揮手，逕自走回車庫。巴比聽見打火機連續喀嚓的聲響。

巴比騎車彎過巷子口時，腦中才閃過沒看過銓良抽菸的念頭，一輛警車便朝他的方向駛來。刺眼的藍紅光，使他眨了幾次眼皮。他將機車滑到路邊，讓警車先行，並從後照鏡注意到那台警車停銓良家前。他放下側柱，留下機車，往家走去，身後同時駛來一輛救護車。

一時間，銓良家前擠上一群鐵青色的面孔。

巴比回到家裡的車庫，從牆緣窺見銓良背對著警察，兩腕已被手銬緊緊咬住。他好奇地往隔壁家敞開的大門看去，客廳地上躺著半截手臂，上頭有條閃耀金光的錶帶。沙發扶手上垂著長髮，癱軟的頸子仍如瓷器般透白。散落一地的玻璃顆粒，閃著碎鑽般的光芒。

*

巴比騎著銓良的小野狼，整路都在想著行兇動機，沿途駛過好幾個凹坑，差點就跌進大水溝裡。小時候的他最喜歡捏著紙娃娃，自導自演與隔壁男孩交換家庭的戲碼。

「媽媽」倒垃圾時，會與鄰居輕聲聊天。垃圾車經過家門口時，總會放慢速度，讓媽媽能輕巧地將垃圾放入溝槽。媽媽出席小學家長會那天，穿著荷葉袖的蕾絲襯衫，鎖骨間有條翡翠項鍊，藕色百摺長裙前的那雙小手臂，像是一塊清甜的白玉蘿蔔。家長們因教室的悶熱拿著傳單搧風，各種體味交織在一塊，媽媽只是捏著淡花香的手帕，擦著手臂寒毛上的剔透汗珠。

「爸爸」上班時，總有輛黑色轎車載著他出入社區。爸爸的站姿和襯衫上的燙線一樣直挺，光亮的皮鞋總像發出電玩角色滿等的光圈，踏出的每一步都在向人展示尊絕不凡。他還記得，有次兩人在城裡巧遇，爸爸請他一杯撒金箔的網美咖啡，笑笑地輕拍他的背，每拍一次便散出濃郁的古龍水味，手腕上的勞力士閃鑲著金光，總吸引著他的視線。

房子裡的人是銓良的爸媽？是銓良幹的嗎？剛剛怎麼沒察覺他有任何異狀？他們家不是一團和樂嗎？那些木頭傢俱會不會有血腥味？巴比心想，早知道上個月參加朋友的生日派對時，就該抓住機會聊個天。但重來一次，他也不知道該如何聊起。

那晚，巴比在夜店台上領舞，很難不注意池子裡有股漣漪。他與那雙熟悉又陌生的眼神對望，隨後很有默契地同時飄開。一名眼尖的姐妹向巴比扭了過來，肩膀故意碰著他的背：「欸，那隻小狼你認識？」他搖頭。姐妹輕輕槌著他的肩：「錯的人？曖昧？分手快樂？」他飛給對方一個白眼：「最熟悉的陌生人。」

鄉下小學人少，除非轉學，同一夥人便得同班六年。

那時班上只有銓良會彈鋼琴，四年級的音樂課，老師遞給銓良一本流行樂琴譜，指定他練習彈伴奏，並要其他同學輪流上來唱歌。

巴比一開口，便不知為何一直走拍，大家越笑，他越是抓不到節奏。老師把他抓到鋼琴旁邊，要他注意黑白鍵上的手指如何呼吸。他聽不懂那個譬喻，只聞到熟悉的氣味，飄散在琴聲裡。後來，他從朋友的口中獲得證實，大家都在台上，聞到這股來自銓良的氣味，像是校外教學去的森林遊樂區。

巴比鼻頭剛變成草莓的模樣，自然也注意起自己身上的味道。彼時阿媽剛離世，天未亮，父母便會挖巴比起床，到豬場吃早餐，工作到一個段落，才載他去學校。他到豬場後，便會綁起頭巾、戴上帽子，防止豬味卡在髮間。他把校服包裹在塑膠袋，放在書包底層，再壓上幾本漫畫。他堅持穿睡衣在休息室吃早餐，直到母親脫下袖套、拎起安全帽，才願意匆匆換衣。

終究還是有同學，閒聊起巴比身上，有股特別的氣味。那人向坐在一旁讀書的銓良問，這是什麼味道。平時不太講話的銓良，不知為什麼開口說，可能跟豬有關吧。全班便認定，這就是豬屎味。

巴比身材渾圓，皮膚黝黑，又姓巴，小朋友們便贈與他黑八戒的綽號。巴比從閨蜜的玩具獲得靈感，他擬定策略，整天自嘲三比巴、豬巴比、黑巴比，認為這樣至少聽起來比較可愛。

小學畢業前，班上流行交換好友卡片，像是履歷表，給朋友寫上姓名電話住址身高體重興趣，喜歡的事討厭的人。巴比人緣經營的好，每張卡片的好友欄位上都有他的存在。而他會在綽號那欄，以端正的字跡填上「巴比」，認為這樣大家往後的記憶裡，只會留下巴比，不再有豬。

巴比在整理卡片時，不記得自己何時發給銓良填寫。銓良正面僅僅填上姓名，背後短短一行「珍重再見」。他猜想那個「重」有別的意思，但摸著那練過書法的字跡，每顆字都像一朵花，感覺整張紙都芬芳起來。不像自己的筆跡，即使放慢速度地寫，仍像沒照光的豆芽菜。

巴比留在鄉裡讀國中，銓良則順著大水溝，逆流到城裡裡念書。

巴比注意到銓良日漸傾斜的肩膀。

國中的巴比有日回家，又聽見父母親在大聲說話，他便躲進衣櫃裡，握緊拳頭直往牆壁敲。那面衣櫃牆，也傳來隱隱的敲擊聲。他敲了過去，隔壁又敲了回來。好一陣子，他們都會進行這場沒有語言的對談。

兩邊母親偶爾在菜市場碰頭，總會閒聊起孩子們的近況。因此雖沒聯繫，巴比也知道對方考上第一高中，毫不意外，首都學府，理所當然，美國留學，標準公式，科技公司，人生勝利組。

巴比回想起夜店裡的銓良，才明白彼此的母親為何用著不合她們的口吻，說兩邊的兒子都是「單身狗」。他內心糾正，銓良是狼，高冷、帥氣，是眾人都想圈養的對象。

但巴比心想，這些對銓良的記憶，都沒辦法理出個頭緒，銓良為何會做出憾事。

*

巴比推開豬場的伸縮式鐵門，前方有塊給大車消毒的凹坑。微微嗆鼻的泡沫讓他知道，昨晚嘶吼要退休的父親，還是被生理時鐘喚醒，起床換新的消毒水。風扇運轉，馬達汲水，八哥與麻雀又來偷吃飼料，每一日都是如此重新開始。

巴比將機車停在廣場時，聽見父親調整護腰而發出的撕裂聲響。當魔鬼氈緊密地貼上那發福的肚臍後，父親佝僂地推著飼料車，開了豬牢的鐵門。豬群在裡頭嚎叫著，碩大的身軀敲擊夾欄，抗議早餐發得太晚。

巴比一進到休息室裡，便踢到幾個啤酒空罐，猜想父親上工前又喝了幾些。他厭惡這樣的生活，所有爛事一覺醒來，都未曾改變，但看到桌上的藥盒已空，他仍下意識地從櫃子裡拿出藥袋，逐格裝上藥丸。他坐在父親的行軍床，知道自己應該快去幫忙餵豬，卻還是選擇讓嘴邊亮起火光。

煙霧裡浮出猙獰的面孔，巴比敢肯定，自己一定比銓良更早萌生對雙親的恨意，但為何自己從未動手呢？

巴比咬著牙，想到小小的他，捧著小小的碗，吃著阿媽煮的晚飯。卡通讓他大笑，噴出了幾粒飯，忽然聽見門外，機車引擎停止運作的聲音。全然靜謐的時刻，讓他直覺將碗捧好。當家門被用力地敲打，是他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背脊酸麻。

母親與父親連串髒話像鞭炮，炸得年幼的他心驚膽跳。阿媽要孫子去開門。父親踏入客廳，那雙粗腳一踢，便把拖鞋甩到地上，瞬間溢滿酸臭。那張漲紅的臉，看見兒子便微笑著，露出一團又黃又黑又金的牙齒。

父親手裡晃著麥當勞紙袋，啊你毋是上愛食這。巴比眼神飄往剛進門的母親，她對兒子點了點頭。父親發現這個眼神交換，便指著母親的鼻頭，用那口爛牙，改以「國語」說，為什麼我生的兒子要聽他媽的話，他、他是老子、我、本人生的兒子。

阿媽起身拍拍孫子的肩膀，看你阿爸遮愛你。巴比伸手接過紙袋，聞到炸物竄上的氣味，一股酸液卻卡在喉嚨，感覺隨時都要噴發。

父親繼續點燃鞭炮，處處爆裂，把母親與母親的母親串在一塊，炸得一地鮮紅。

母親走進廚房，開了櫥櫃，用力甩上。爐子開火，水滾咕嚕，泡麵油耗味與父親的體臭纏在一塊。阿媽那隻戴著玉鐲的手，一直拍著孫子的背，巴比當時只想請那乾癟的手停止動作，越拍他越想吐。

母親端出泡麵，放到客廳茶几上。父親用力坐下，大口吸麵，鼻孔噴氣，吃一吃，吐了口水到桌上。母親碎念，垃圾鬼、不死鬼。父親把湯麵甩了一地，舉起那能拉動百公斤豬母的手臂。母親下意識護著頭，見父親終究沒有揮下，便揚起臉，拍啊，上好在您媽面頭前拍，我死一死，咱攏爽快。父親臉孔又漲紅了些，扭著嘴把一口痰吐在母親的圍裙上。母親的眼球幾乎要從臉上蹦出，欺負查某人，共你的肉豬全款，lā n-pha 予人閹去囉。阿媽揚起音量，好矣啦，一日到暗冤家量債，敢袂歹勢？阿媽拍起父親的手臂，明顯放軟力氣，囡仔面烏烏，敢若煞著矣，明仔載愛恁去予人收驚。

巴比不確定這場戲是何時結束的，當他回神，客廳已不見母親，父親則在沙發上打呼。他搖醒看連續劇打瞌睡的阿媽，扶著她回客廳旁的孝親房。

阿媽躺在床上，要孫子記得倒水給父親：「是你爸飼的豬，共你養大漢的。」

現在想起來，巴比仍覺得很可笑，自己居然乖乖地端著水杯，走到父親旁邊。他看見那人在夢中仍在謾罵，便含起一口水，呸到對方的臉上，隨後立刻跑回房間，心臟猛然跳動。

想到此，巴比捻熄菸頭，蹲下身，拿出櫃子裡的塑膠罐，把藥水灌入喝剩半瓶的威士忌裡，酒氣依舊醇厚，顏色也是那般透黃。母親說，農藥會一路灼傷喉嚨，在胃中鑿出一個洞，酸液便會流入腹腔，讓所有臟器一起受苦。喝藥的人只能徒然掙

扎，抓著身體，直直吐血，儼然是種凌遲。他腦中浮現父親的雙手掐著脖子，冒出青筋，臉色發黑，嘔出滿身的黑水。

嘴上的死亡是如此容易，而真正的死亡，卻是來得出其不意。巴比心底仍然掛念詮良家的事，休息室外忽然一陣轟天巨響。

*

奔出休息室的巴比不解，天空仍是一片靛藍，甚至萬里無雲，剛剛像老天懲罰似的雷聲是從哪劈來的。

巴比感覺四周安靜得出奇，便跑到豬牢前查看。一排鳥落在地上，細腿抽動，小嘴開闔。巴比注意到風扇與抽水馬達都沒有發出聲響，他打開牆上的配電箱時，嗅到臭火薰味。他套上父親的雨鞋，腳型意外剛好。他推開豬牢的門，迎面一股濕悶的熱氣，是父親剛替豬母沖洗糞便後，地面殘餘的積水。靠門邊的金屬夾欄，裡頭的黑豬已倒臥在地，微弱地嗚咽著，彎起四肢像在努力地滑水。

巴比穿過兩棟豬牢，都沒找著父親。只看見有些豬在食料途中死去，整張臉埋在溝槽裡。有些試圖想站起來，但後腿卻無法施力，只能用前肢撐起上半身。那群動物大概十分痛苦，但天生上揚的嘴角，仍看起來像是在微笑。

濕透的上衣緊黏著皮膚，使巴比全身發癢。他加快步伐，一路找尋父親的身影，直到抵達豬場底端的獨立房舍。剛產仔的豬母仍側躺著身體，仔豬們疊在彼此身上爭奪乳汁，似乎沒有發生前幾棟豬牢的怪事。

巴比注意到走道尾端，通往菜園的門是敞開的。日光刺入眼簾，一團黑影坐在紅磚矮牆上，他脫口叫爸的瞬間，卻有什麼卡在喉頭的異物感。父親的臉皺出更多紋路，單手撐在紅磚上，大黑螞蟻在那粗糙的手背上闢出一條路徑，另一手抱著肚子，拱著背，每咳一聲，身體便越縮越小。

巴比抓著父親的肩膀，你怎樣啦？父親沒抬頭，啥啦。佗位無爽快啦。疼啦，父親先是指著胸口，又朝腹部胡亂畫圈。才剛說完，父親便咳出一痰鮮血，灑在青蔥上。

巴比喝令父親不要動，掏出手機叫救護車後才打給母親，隨後讓父親掛在自己的背上，他挺直腰桿，快步往大門走去。

母親騎著家裡本該陣亡的機車，比救護車還早抵達豬場。按怎矣、哪會按呢、救護車咧，三句反覆，恍如誦經，以至於救護車在門口按喇叭之前，巴比都沒注意到鳴笛聲。救護人員說只能一人隨車時，母親便一蹬踏入車廂裡。喔咿喔咿，呼嘯而去。

這場騷動瞬間又歸於寧靜，巴比抹去額頭冷掉的汗水，嗅到肩膀上有股複雜的氣味，想起剛剛扣在胸前的那雙咖啡色老手。他起身走進休息室，將那摻有農藥的酒水，倒入豬場旁的大水溝。

巴比接到母親的電話，要他回去拿健保卡跟現金。他踏進父母的房間，打開綠色梳妝盒，和母親說的一樣，保單、存摺、密碼、印章、地契，還有好幾疊現金，整理得很有秩序，與堆滿雜物的更衣間完全不同。

那疊財產下有一個紙袋，巴比發現裡頭是一張張全家的相片，說是全家也不對，照片大多都只有巴比、父親與已逝的長輩。其中有張父母年輕時的合影，母親戴著珍珠項鍊，碎花洋裝，時髦。父親掛著黑框眼鏡，淺色西服，帥氣。父親摟著母親的肩，站在天長地久吊橋前，流露巴比毫無印象的靦腆笑容。

母親的獨照僅有兩張。一張是半屏山髮型的黑白照，和健保卡上的臉孔一樣。一張彩色，是母親上個月因為遺失身分證，巴比帶著她去戶政事務所拍下的快照。他總感覺母親就像瞬間老去一樣，不知是身為人母還是身為人妻造成的。

父親躺在病床上，蜷曲著身體，像一隻病豬，眼皮垂落，臉上佈滿暗斑。他不停咳嗽，嘴邊黏著含血的泡沫。母親來回倒水，給丈夫漱口。照胃鏡時，父親居然在醫生旁大哭。護理師不斷安慰，請他不要激動，父親仍然無法抑制異物卡在喉頭的排斥感，止不住地作嘔。母親輕輕碰著父親的腳踝，兩人皮膚上，都錯落工作留下的傷疤。

推回一般病床後，巴比向他們說起，剛剛載豬屍體的有幫忙檢查，好像是太陽能板出問題，豬才會被電死大半。父親發出乾嘔的聲響，母親遞上開水，擦著丈夫的下巴：「今仔日是啥物歹日子，蹓隔壁的嘛出代誌，天公伯保庇，好佳哉你爸教你飼豬，才有錢看醫生，你嘛好好仔考慮，應該放乎你囡家己飼。」

恍惚中，巴比感覺又聽見那一句：「是你爸飼的豬，共你養大漢的。」他將喘不過氣推給鼻塞，又將鼻塞的原因推給醫院的消毒水。

巴比跨上銓良的小野狼，想就這樣沿著大水溝騎下去，就能到城裡，那裡有他更為自在的地方。但經過家裡的豬場時，他發現伸縮式鐵門不知為何又沒有關好，便還是停了下來。他折回豬場裡，看見豬牢的金屬門也出奇地敞開著，那群從劫難中倖存的豬們早已撞開夾欄，跑到廣場上到處遊蕩。牠們好奇地用鼻嗅聞，四處啃咬，嚐嚐新世界的味道。

巴比沒急著關門，只是走到門口旁，拿起木槌，對著那漏斗般的飼料塔敲了幾下後，轉開下方的旋鈕，水管洩出一地的黃色小山。豬們全都彈了起來，衝到那座山旁，毫不節制地「埋頭苦吃」，唾液把飼料黏了滿嘴。

「是你爸飼的豬，共你養大漢的。」巴比邊碎唸，邊看見馬路上走過一抹灰毛的身影。那隻野獸的長嘴叨著一隻雞，咬著散亂的褐色羽翼，鮮血沿著垂軟的脖子點點滴落在地。沒有項圈的灰狗儼然像是一匹狼，眼底散出冰冷的氣息，令他想起銓良稍早的眼神。那匹狼繼續往前走去，隨後甩著尾巴，跑了起來，朝著與銓良家相反的路，越跑越遠。

巴比握著那台小野狼的鑰匙，口袋裡的手機同時隱隱震動。

巴比推開豬牢的金屬門，坐在沒有豬的空欄裡。他記得獸醫說過，乾淨的豬場是連人都敢在裡頭睡覺的。他躺了下來，感覺清洗後的水泥地仍殘存著豬的體味。

巴比用豬的視線，看著斜陽從自己腳邊拉出一條灰影，影子越來越長，就要超出欄杆前，天色便已然暗下。

評語

鍾文音老師：

這是一篇寫出階級對比之傷的成長故事，藉著圈養的隱喻，生動地反應出島嶼集體的貧富（城鄉）差異書寫。有意思的是小說的角色（巴比）在馬來語也近似罵人豬仔（Babi）的發音。在養豬年代，巴比有著被圈養的童年，時光被代換成豬屎的臭氣，被霸凌的種種失落傷感，彷彿也召喚出每個人不也都是被原生家庭可能說不出口的（父母職業）卻又必須面對（我們都是這樣被養大）的沉重往事。小說語言看似帶點壓抑與淡漠，但反覆咀嚼，卻蘊含各種層次的心靈之傷，狠狠寫出人子不得不然的命運選擇，冷不防會被勾動消逝的似水年華。